

金爵奖亚新佳作《翠湖》上海首映

以一方水土 点亮万家灯火



电影《翠湖》剧照

台前幕后

“大家好，我是《翠湖》的导演卞灼，我回来了。”昨天，斩获第2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亚洲新人单元最佳影片的云南本土温情力作《翠湖》，在上海影城举办了“《翠湖》和她的朋友们”上海首映礼，青年导演卞灼携众主创齐聚现场，以真诚，以与电影一样娓娓道来的温柔讲述，与观众分享影片创作的幕后故事。

导演卞灼



生活如水 奔流向前

孙佳音



马上评

昨天现场，有位观众将英文片名《As The Water Flows》译作“似水流年”，引发全场掌声。掌声，或许是因为这个翻译富有诗意，更或者是观众在导演的镜头和演员的表演里，深切感受到了“*As The Water Flows*”（更确切直接的翻译是“随水而流”）。

影片的叙事节奏如同水流一般，平静、绵长且不可阻挡。它好像在说，生活就像翠湖的水，表面平静，深处却暗流涌动；它又好像在讲，片中人物经历的孤独、隔阂与伤痛，未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完全消失，但会像水

流一样冲刷、沉淀，流向更远的地方。它传达了一种东方哲学中“顺势而为”的生活智慧。面对家庭矛盾和代际隔阂，最好的解决方式或许不是对抗，而是像水一样，以柔克刚，用理解和陪伴去融化坚冰，正如影片最终落脚于“爱与宽容”。

整理外公的日记时，卞灼发现平日沉默寡言的他在日记里记录了大量细腻、丰富的情感。这些文字就像“水”一样，承载着老人被压抑的心声和未被察觉的爱。导演通过电影将这些“水流”具象化，让那些被忽略的情感得以“流动”和释放，赋予了逝去时光“二次生命”；也让观众在影片中读懂家人的静默守护，读懂爱与理解。

回到上海

从卞灼本人到《翠湖》的摄影指导朱捷、总制片人张洁、制片人关南、主演李振平，无一不在发言中难耐激动地表示，“我们又回到了上海！”

这是一部扎根云南的温情力作，却与上海有着深厚的缘分。2024年，青年导演卞灼的首部长片作品《翠湖》入围2024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项目创投制作中项目单元，第二年电影回到上海并摘下金爵奖亚洲新人单元的最佳影片，评委会评价“从湖面般平静的日常出发，如同一艘在家族几代人身处的河流中前行的船”，精准道出影片以家庭叙事映照时代变迁的核心魅力。发表获奖感言时，张洁特别提到了《新民晚报》对电影的评价：“《翠湖》是一部没有明星、没有资源，也没有投资的‘三无电影’，但这部电影被观众看到了。”颁奖典礼开始前，导演卞灼也在社交平台骄傲地晒出《新民晚报》对《翠湖》的报道。

“上海是我们的福地。”昨天张洁再次饱含深情地诉说着对上海的感谢，“谢谢上海的观众，又跟我们一起沉浸在昆明老街的烟火日常中；谢谢上海，让这份中国家庭的情感叙事被世界看见。”

昆明故事

《翠湖》的故事，发生在四季如春的昆明，镜头对准了翠湖边一个普通的家庭。老人树文在失去相伴多年的妻子后，生活仿佛停滞了。当他鼓起勇气想要开启新的情感篇章时，却意外地与两个女儿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这场家庭风波像一面镜子，让树文猛然看清了自己多年来在家庭中的“缺席”。也是在这场碰撞中，三代人、三个家庭间那些深藏已久的遗憾与隐痛，得以被看见和诉说。

这是一个特别昆明的故事。“翠湖是我们昆明的一个中心公园，在昆明生活的每个人，都有很多回忆在这里发生。”卞灼说，“跟家人争吵或者有情绪上的问题，我都会去翠湖，让这片湖帮我消化一下。当然，除了不开心的事情，我和初恋也是在翠湖‘幽会’的。”说着，观众和他都笑了，“所以翠湖对我、对很多生活在昆明的人来说，不仅是物理上的坐标，更是我们心灵的一个航标。”我们在影片中看到，昆明不再只是地域符号，而是与人物生命轨迹深度交织的记忆载体；翠湖的波光不仅是个风景点，更是往事发生的角落；街边的饵块摊不止是市井烟火，亦是时光流转中不曾消失的记忆。

不分地界

虽然这是一个说着云南话、发生在翠湖边的故事，但《翠湖》里那些家长里短的摩擦、欲言又止的牵挂，那份关于“家”的暖意与困顿，其实并无地界之分。

《翠湖》的创作源泉来自卞灼外公生前留下的日记。“翻开他日记第一页的时候，就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因为他第一篇开头就写了‘元勤，我好想你’。元勤就是我的外婆，我把她的名字原封不动用在了电影里。”卞灼坦言，《翠湖》寄托着他逝去亲人的深切思念，“希望在电影的平行时空，外婆能一

直这样陪着他们。”首映现场，外公谢树文的扮演者李耀平也诚恳甚至带着哽咽地跟年轻观众说，“昨天在昆明首映，有个失去外公的孩子想要上台抱抱我这个‘外公’，我很感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也总想，每个人家里都有老人。真心希望你们对他们好一些，再好一些。”

本报记者 孙佳音



扫码看拿下亚新最佳影片后，卞灼感谢《新民晚报》

讲台之外 寻找儿童戏剧的世界

“斜杠教师”张熠华用热爱探索走编剧之路

“每个生活片段都藏着戏剧的种子。”松江九亭第二小学的语文老师张熠华，在三尺讲台之外，用六年时间编织着自己的戏剧梦想。从自发创作到系统学习，从校园社团到市民舞台，这位“斜杠教师”用热爱与坚持，走出了一条编剧之路，也印证着上海这座城市对普通人艺术追求的包容与滋养。

张熠华与戏剧的缘分，早在1997年就已悄然萌芽。当时还是一名初中生的她在学校文艺汇演上，结合香港回归的时事创作了一个小品，兼具教育意义与戏剧性，得到一致好评。这也成为她戏剧梦的起点。进入大学，她选修了戏剧课。成为教师后，她根据语文课本中《赤壁之战》改编的小品《戏说三国》深受大家喜爱，更让她坚定了“自己能编好戏”的信念。2018年一次偶然的网上搜索，她发现上海戏剧学院陆军教授有面向上海教师系统开设的免费编剧培训班。“原本以为创作全靠灵感，没想到戏剧有如此系统的‘门道’。”为期二十几天的封闭式培训，让她彻底颠覆了自己对戏剧创作的认知。她先后参加了五期培训，利用寒暑假反复打磨技巧，

从“凭感觉写”到“按规律创”，完成了从业余爱好者到专业编剧的蜕变。

“戏剧不能只停留在纸面上，要在舞台上活起来。”培训结束后，张熠华向学校申请成立戏剧社，她和同事杜俊蓉老师一起开启了“编剧+导演+选角”的多重挑战。戏剧社汇聚不同班级的孩子，不设门槛，只看热情与潜力。道具制作也是别出心裁，受培训班舞台设计课程启发，张熠华选择用大块的积木搭建家具、场景，既能节约有限的经费，又带有独特的儿童剧色彩。

作为语文老师兼母亲，张熠华的剧本里满是真实的生活印记。六年间，她写下了聚焦校园社交的《交朋友》，关注劳动教育的《劳动的功夫》，还有获得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的《不一样的花朵》，讲述“慢性子”的孩子因为跟不上快节奏的生活而遇到的困扰，该剧在九亭镇市民文化艺术节的演出吸引了数百名市民观看。不少小演员也随着她的戏剧创作一同蜕变成长：有些获得了表演奖项，有些凭借戏剧培养的语感斩获朗诵比赛奖项，更有孩子因戏剧变得开朗自信。

本报记者 吴旭颖

记者手记

小舞台大梦想

正如积木搭建的舞台虽小巧，却能承载大大的梦想。如今，戏剧已成为张熠华生活的重要部分。谈及未来，她计划完成“劳动三部曲”，并希望能与专业剧团合作，让成人演员与儿童演员同台，打造更成熟的儿童剧。“上海给了我太多机会——免费的培训、基金会的资助、学校的支持、市民的认可。”她感慨道，这座城市从不吝啬为普通人的艺术梦想铺路。

在上海，像张熠华这样的“斜杠艺人”还有很多。他们在本职工作之外，用热爱浇灌艺术之花，而城市则以包容的姿态提供土壤与阳光。普通人的艺术追求，也让这座城市的生活更加鲜活而多彩。 吴旭颖

新大众文艺



张熠华



对话张熠华 扫码看